



## 花香藏不住

■ 张建春 安徽肥西

茉莉花开到第三茬，秋天来了。秋雨绵绵，有些性急的黄叶，已开始三两两的跌落，即便是轻飘飘的，也把秋的信号一再放大了。秋有秋的铭记，落叶当先，深刻的在随后的日子里。

花香从阳台飘来，淡淡的香，似是从秋雨里出浴的，好闻，携带湿气。茉莉属不显山不露水的花，给予阳光和水就开得欢快，谈不上多么美丽，引人入胜的是她的香，再有就是洁白，洁白得一点杂质也没有。

不过有句话：还有花不美丽的吗？这用在茉莉的身上也适用。

阳台上的茉莉挤在一角落里，边上是月季之类，月季花月月开，花朵炫丽，总是引人注目，不自觉被移到了前台，用之养目，为之赞叹，自然被关注的程度就高了。

茉莉花好养、好繁殖，初夏掐根枝条扦插进泥土，十天半月冒新芽，新芽上顶花苞，不久就开出了她的香。小枝顶清香，枝卑微，花却香得大气。

阳台上的一盆盛开的茉莉，就是头年扦插活棵的，经年后成气候，大大方方地绽放。

茉莉花藏在角落里，香气藏不住，这香无私地四处走动，必然会闹出些动静。

茉莉爱阳光，有晒不死的茉莉之称，太阳越烈，花开越旺，香也越浓烈，并将这浓烈带入夜晚。有月夜，伴茉莉花香读书，如入红袖夜添香之境，心旷达，书也读得入心。赏茉莉，赏香气，具像的少，倒是抽象的意韵袅袅娜娜。伴茉莉花香读文字，诗为第一，散文居后，抒情的最为重要。

茉莉花茶也是好喝的，茶叶被茉莉花的香气焜过，茶叶的经络，饱满了流动的情趣，和清水壤接，一条潺潺的河就活跃了，端杯在手，轻嗅一二，早是水声淙淙传来，有无尽的联想可为。春天之外仍是春天，身外之物

自是可以抛却。

茉莉花开时，取茉莉花几朵入茶，花白、叶绿、水清，淡香扑鼻，浅啜慢饮，茉莉花香在口中慢慢化开，如小鱼游动，别有一番情趣。一茶友好茶，对花茶排斥，却对鲜茉莉花入茶认可。此时茶的纯粹和茉莉花的纯美不相矛盾，花是花，茶是茶，各自行走的路径不交葛。

有一道菜是用茉莉花苞炒制而成的。以茉莉花苞为主，配以肉丁、葱蒜，素素净净。上桌来，茉莉花香先声夺人，入口，舌尖花香舞蹈，唇齿明快，若春风荡漾。不就是春天吗？花低语，春天才有的。这菜有些残忍，可有多少人好这一口？

植物无疑是人类的恩人，茉莉花自然也是。一株茉莉花能给人带来多少快乐、情趣，仅一曲《好一朵美丽茉莉花》，就产生了层层叠叠、无穷无尽的故事。

养了多年的花，掰掰指头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，不管阳台大小、花品多少，茉莉花是一定少不了的，没她，阳台上的小花园少了味道，没味道的小花园，肯定不是花园。

茉莉花有文气，茉莉花的文气是藏着的，她自带儒雅，悄悄的溢出。

阳台上的茉莉花还将开出第四茬，在秋阳的鼓动下，把自己的香气再铺出新的里程，而此时黄叶纷纷飘舞，甚至有的黄叶要落在茉莉枝头，茉莉花的香会如故，白也将依然，她抱枝而开，收取暖阳。

推窗听茉莉的花香，涟漪般的香气，撑开秋雨的缝隙，秋虫为之亮开了嗓子：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芬芳美丽满枝桠，又香又白人人夸，不让谁把心摘下，就等那个人爱呀……

茉莉花香藏不住，秋虫也在唱。

花香藏不住，心知道。

## 无知无畏的童年

■ 杨应和 江苏东台

童年的我，没有花样百出的玩具、没有鲜艳时尚的服装、没有各种好吃的零食。但贫困的童年也不单调落寂，可以如痴如醉、乐此不疲地掏麻雀蛋、玩泥人、追蜜蜂……也让我的童年留下快乐的记忆。

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寒冷的冬天。

简陋的教室，抵挡不住外面的寒冷。我无心听课，好不容易等到下课铃响起，大家潮水般拥挤出门。有的站在墙角处踢毽子、有的抬起腿自动组合斗腿子、有的拿出长长的橡皮筋跳起绳来。而我和其他同学玩起了丢沙包。

我逮着一个沙包，使劲地扔向对方，由于用劲过度，竟扔进了环绕教室结着冰的小河中央。没办法，只能硬着头皮到河边去拿。我先找到一块大整砖头，试探性地扔到河的中央。见河面没有丝毫破裂撕碎痕迹，岸边好多同学盯着我看，喊着我的名字，给我加油。我胆子大起来了，像极了战场上凯旋而来的英雄，甩开胳膊，挪开脚步，亦步亦趋地朝着沙包走去。

突然，脚下“咯吱”一响，刚才砖头砸的地方伸出盘根错节的枝蔓裂纹，沿着那个点，一点点蔓延开来。我毛骨悚然，越来越害怕，越来越后悔自己的逞能。

“站着别动，慢慢趴下”，是在隔壁上课的爸爸的声音，我好像得到救星一般，立马躺下。按着爸爸的指令，我一步一步往岸边爬。一场虚惊终于化险为夷。快要到河岸时，看到一脸严肃的爸爸。不用说，按照惯例，一阵噼里啪啦的打骂等着我呢。

我连忙退缩回去，撅起小嘴，不依不饶、讨价还价地说，只要你不打我，我就上岸。否则，我还跑到河中心，让你害怕。爸爸一改以往的态度，嘴里说不打不打。待我要到岸时，他像老鹰抓小鸡一样，把我迅速提上岸。至今想起，那噼里啪啦地一顿打，我的鬼哭狼嚎。

难忘那段无知无畏的童年呵。

## 行走的月饼

■ 张淑兰 陕西延安

金秋送爽，丹桂飘香，不知不觉，又到了品尝月饼的中秋佳节。

在我心里，中秋的月饼一直都是行走的。童年的记忆里，我家从来没有买过月饼，每年中秋，都是母亲自己打些月饼，然后用一张土纸，卷起十六只月饼，外面再压一张红色油纸，中间用莞草上下左右十字交叉捆绑，就成了孝敬外婆的礼物。

中秋送月饼是我记事以来就有的规矩，母亲说这是代代传下来的，就是家里再穷，小辈也一定要孝敬老人。外婆家离我们村不远，当一轮红日刚刚跃出地平线，我就站在了外婆家的院子里。那只老黄狗似乎闻到了月饼的香气，带着铁链子在大门后面前窜后跳，两只大鹅也伸长脖子嘎嘎吱吱地撵着我跑，我一手把月饼举得高高的，一手掀开门帘就跳到了外婆家的土炕上。可是，月饼还在继续行走，因为当我把一包带有余温的月饼送到外婆手上时，她会踮着小脚把月饼再一个个地送出去，于是，她的邻居、儿孙，还有村里的孤寡老人都能品尝到母亲做的手工月饼。

长大后去省城读书，一到中秋，母亲的月饼要行走六百多公里路才能到达我的手上，它要跟随父亲翻三座大山，挤两次火车，坐一次公交，经过一路颠簸，等到了我的手里，有时就变了一包碎末。但即使一包碎末，我都是那么地想见到它，当父亲伸出那双粗糙的手把它递给我时，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打开，常常是一边流泪，一边连纸张的碎末都舔得干干净净，有时就连包裹月饼的土纸都恨不得吃到肚子里去，因为那里面渗透着亲人的味道，这味道将支撑我从故乡到他乡，从白天到黑夜。

毕业后，当我背着行囊走到更远的地方时，行走的月饼就一天天地变成了我的乡愁。后来，我开始学做月饼。我打电话向母亲要来了配方，然后学着她打包的样子，把自己做的月饼一包包地寄给了故乡的亲人。每当看着这一包包即将行走的月饼，我的心里总会流淌一股暖流，因为这些月饼是带着爱而行走的，它和当年母亲的月饼一样，不仅是一种美味，还是一种牵挂，一种延续着亲人的关爱，一种寄托思念与祝福的载体。



## 人间至味——云南野生菌

■ 杨桂敏 云南昆明

大家都知道，云南野生菌多，云南人也最喜欢吃野生菌。每年7、8月，是云南野生菌大量上市的时间。我们称为“试毒大会”。因为，这段时间也经常有吃菌中毒的新闻爆出。“红杆杆，白伞伞，吃完一起躺板板……”最近很流行的这首网络歌曲，就是描述人们吃了有毒菌的后果。中毒的人出现幻听，幻觉、昏迷，有的甚至死亡。就算是这样，仍然阻止不了云南人吃野生菌的热情。

宋代杨万里在《蕈子》里提到：“响如鹅掌味如蜜，滑似蕈丝无点涩。伞不如笠钉胜笠，香留齿牙麝莫及。”描述了菌子的美味。可见，咱们中国人吃菌子的历史很悠久了。

云南野生菌分为二个纲、十一个目、三十五个科、九十六个属、约二百五十种，占食用菌的一半以上。

儿时，最开心的事就是上山捡菌子了。下过几场雨之后，山上的菌子开始像小精灵一样，争先恐后地冒出头来了。腼腆一些的还藏在土里哩。我们往往是口里唱着“采蘑菇的小姑娘”，拿着小竹篮，戴顶小草帽，穿上手工的塑料底布鞋，特意准备一根尖棍子。就上山了。

每次捡到菌，小伙伴总会大喊，这里一朵青头菌，那里一朵鸡油菌，“奶浆菌！不是一朵，是一片！”喊得人心里发慌，总怕落后了。通常捡的菌有：牛肝菌、青头菌、奶浆菌、铜绿菌等等。万一捡到鸡枞，那可就走大运了。因为鸡枞的根很长，大部分在土

里，又很珍贵，所以，这时候，我们准备的尖棍子就派上用场了。用尖木棍小心翼翼地往下挖，挖到最底部才能把鸡枞从土里取出来。然后把土回填进窝里，来年还会长出鸡枞。要是小孩子捡到鸡枞，除了被伙伴羡慕，一家人就可以“打牙祭”了。记忆中我只捡过三次鸡枞，那时的兴奋劲儿，真不亚于中了彩票。

每次捡完菌，小伙伴们都要比一比。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捡的是最多最好的。每朵菌上都挂着清晨的泥土，带着大自然的清香。我们还会挑出最嫩的奶浆菌，直接生吃。吃进嘴里又脆又甜。

捡到的菌拿回家，我们总是用南瓜叶来洗。因为南瓜叶表面有很多小绒刺，洗得又快又干净。

鸡枞烧汤最鲜美。新鲜鸡枞，直接放山泉水煮，放点盐就可以起锅。汪曾祺先生在《菌小谱》中写道：“鸡枞是菌中之王。味道如何，真难比方。”

烹饪好的菌抬上桌，颜色鲜亮，鲜香四溢，让人垂涎三尺，真是人间极品。难怪汪老离开云南四十多年，都忘不了云南野生菌，对云南野生菌推崇备至。

直到现在，每年我都要回老家去捡菌，走走小时候走过的路，爬爬儿时爬过的山，到自己的“菌窝”看一看。虽然每次捡到的菌不多，但心情总是很好的，仿佛时光倒回一样，又重温了一遍藏在旧时光里的温暖和美好。